

第六章、總結

生命是可歌可頌的樂章，詩人用詩歌捕捉內心情志，點滴地記載自我及人們的生命情志與智慧。而花木是自然界動人又深具風采的藝術品之一，故處處可見的花木成爲詩人俯拾即是吟詠對象。尤其在無人相知相伴之際，花木成爲詩人良伴，詩人從花木中挖掘生命情志、體察到生命的深意等。清代的花木詩也是如此，詩人藉由花木詩提煉自我生命的廣度與深度，更涓滴流出不凡的生命氣度與質度。本論文即闡述清代花木詩所擁有的分類特色、內容深意、藝術手法運用、文化思想趨向，茲歸納如下。

一、清代花木詩的分類特色

清代詠花詩歌詠的花卉種類遠遠超過詠草木詩，然而詠花詩與詠草木詩總數卻所差無幾，兩種類型的花木詩各擁半片江山，在清代詩人觀照與描摹下展現其獨有的特色，下文即呈現詠花詩與詠草木詩的特色。

(一)、清代詠花詩的特色

清代詠花詩掌握花卉特性及形象中刻畫花卉，展現各類花卉獨具的特色，如詠梅詩中歌詠梅花脫俗出塵的姿態與傲骨，並藉題畫詩抒發詩人人格要求與心境；詠桃花詩中讚頌桃花的美豔鮮麗，並突顯桃花迷人的身姿與靈動的生命力；詠蘭詩中歌頌蘭花素雅的氣質，並表達自我的生命道德理想、生命體察、社會國家之感。此外，各類花卉皆展現獨有的特色，詩人在描摹花卉之際，又表達各種情志。

除獨具的特點外，詠花詩中也有共具的特點，如詠花詩中賦予花卉鮮明的女性色彩、突顯花卉人格象徵意涵、深刻呈現時間流逝之感，茲一一論述如下。

1. 賦予花卉鮮明的女性色彩

花卉從它與詩歌結緣的那一刻起，就被賦予了鮮明的性別色彩。嬌美的外形、芬芳的氣味，以及受制於季節的輪迴命運，都使人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美好高潔而又柔弱的女子。¹的確，花卉婀娜生動纖弱，和女性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嬌羞含蓄、溫柔嫵媚、柔情似水等無一不是女性深具的風姿韻味，故花的形貌常與女性形影相隨。故清代詩人筆下，詠花詩中常以花與美女互喻，故人花的互爲

¹李瑩：〈淺論稼軒詠花詞剛柔相濟的風格〉，《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6卷136期，頁36

比附是詠花詩的特點。透過花卉形貌的描繪，女子的嬌美呈現，花卉之美也在女子動人的美貌中烘托出來。

清代詠花詩在客觀花形、花色、花香方面描摹後，再刻畫花卉具女子般令人賞愛的形神姿態，烘托其不凡之姿。詩人將花的美熔鑄在詠花詩中，或因花及人、或是以人比花，渲染擴大詩歌中花卉及美人的形象。詩歌中流動著清麗典雅的氣息，詩人或再藉此抒發個人心境或人生哲理的體悟等，別有另一番滋味呈現。如寫國色天香的牡丹如女子具傾城之姿，烘托牡丹令人傾慕之美。寫搖曳生姿的桃花如女子美豔動人，烘托桃花令人驚豔之美。寫花朵簇簇而幽香陣陣的桂花如女子細緻典雅，烘托桂花媚人的形貌，各種花卉令人欣賞，濃豔動人者、淡雅自持者、雅緻出眾者，各代表不同形態的女性姿容，也表現花卉令人目眩神迷而多面向的形貌之美。

2. 突顯花卉人格象徵意涵

清代詩人點出自我崇高的人格理想，詠花詩中洋溢著詩人崇高人格典型，許多名花在歷代蓄積的多采而深刻的人格內涵，或隱或顯地呈現出來，花卉也因文人賦予人格化的風骨內蘊，受到更多文人傾心地賞愛。

清代詠花詩在詩歌中塑造人格典型，詩中藉由花卉將詩人人格要求呈現出來。如詩人以梅花色香不豔、形美不妖，在凜冽的冬季獨自綻放，其所具的傲骨，展現人的堅毅貞潔，梅花的清新脫俗與睥睨天地的孤高姿態，正為有德君子的生命情境。又以蘭生於幽隱之處，守節慎獨、不取媚他人，堅守自我的生命姿態，展現出人的脫穎之姿、堅貞不二的高風亮節，因此蘭成為君子成德的生命寄託。詩人也以菊花不與眾卉同衰榮與獨具的逸士之操，烘托文人逸士的生命人格意涵。再以蓮的淨潔不染，不蔓不枝，正直的形貌鮮明，展現人的耿介與卓爾出塵之態。清代詩人在詠花詩中深刻突顯個人品德自我要求，雖花卉身姿嬌柔，卻展現出生命的剛毅貞潔。另外，清代以題寫方式歌詠花卉的方式大量出現，詠梅詩、詠蘭詩、詠菊詩的題畫詩最多，而歷代詩人青睞的歲寒三友中的梅，四君子中的梅、蘭、菊的身影，全成為題畫詩重要素材，由詩人鍾情花卉題畫詩特質可了解詩人繪畫的偏好，其傾向於刻畫具君子標格的花卉，詩人在讚譽畫師畫功之際，烘托一己心志歸趨，或直接在題畫詩烙印上對自我品格要求的印記，詩人的氣宇與人格趨向與更在詠花詩中顯現。

3. 深刻呈現生命時間之感

花作為時間的空間標志物，反應了國人的時間觀，²清代詠花詩也是如此，詩中的花卉在其生命遞嬗中傳達節令信息，花開時春天來臨，詩人歌頌春天的美

²譚德姿：〈花的文化意蘊〉，《青島海洋大學學報》1996年2期，頁80

好，然花落時，詩人驚覺時光逝去，時光的流逝又牽引著人生的青春年華消逝。雖然花開花落只為自然流動的一環而已，歷代詩人卻為此深思悲歎，更在詠花詩中抒發興發無限的生命短暫與時間流逝之感。

詩人在意識到人的生命短暫時，對生命問題進行反思與探求，心緒也在詠花詩中起伏跌宕。詩人也在時間的流動與波動中，認識自我並了解自我與外在變動的因緣，並獲得自我生命的深切體悟，詩歌中的意涵也隨之豐富而迷人。

(二)、清代詠草木詩的特色

草木不同於花卉之美，沒有嬌柔媚人的形貌、更沒有奪人眼目的美豔姿色，然而草木亦擁有獨具的特色。喬木剛健挺拔、蒼勁奇曲、幹枝遒勁，形貌壯盛懾人，如詠松柏詩中詩人們極力描繪松柏攫拿的活躍之姿，再言柏樹應昂然於天地，展現柏樹不凡的生命風貌。詠柳詩中歌詠的內容多樣化，或藉折柳送別寫離別相思之情，或藉其榮枯變化寫今非昔比之感。詠竹詩則藉竹堅立不拔、虛空、節貞等君子般的特質與氣度，標舉人生的道德與品德要求，各類喬木各具不凡特色。另外，草擁有旺盛的生命力，展現欣欣向榮的活力，而綿延的草色如離人無止盡的離思，故藉之烘托離別相思之情；詠菜詩中藉其榮枯與收成，透露出國家的關懷與對社會生民生活困苦的同情；清代詠藤詩則藉由歌詠青藤而讚譽人物人格，或抒發自我心境。

而詠草木詩也具共同書寫特點，如藉喬木讚譽人物再寄託人格理想、藉喬木寫不遇及歸隱心迹、藉草木抒發社會國家的關懷，茲分述如下。

1. 藉喬木讚譽人物再寄託人格理想

喬木外在所具的不凡形貌使詩人興發讚歎，內在蘊含的特質更令詩人景仰。如梧桐所具的孤高、疏直、質虛的特點，本是君子操守中十分可貴的特質，詩人在梧桐中覺察其不凡特質，感受到其剛強的抗爭精神和強大的生命力，描摹之際歌頌之際藉之讚譽古今人物的卓越節操，也表達詩人心中人格理想典型。

詩人在喬木中發現了生命的價值意義，將自身投入到喬木中，體現出主體的精神氣質和思想感情。詩筆中寫盡喬木的風骨與品格，使詠木詩中的人格意涵在清代展露更深層的人格意涵，標舉喬木的人格意涵之際，詩歌的深意也煥發出光芒。另外，清代以題寫方式歌詠喬木的方式也大量出現，詠松詩、詠竹詩的題畫詩最多，歲寒三友的松、竹，成為題畫詩重要素材，藉由詩人描摹喬木之際，詩人的人格趨向隨之呈現。

2. 藉喬木寫不遇及歸隱心迹

喬木壯碩的形貌、磊落的身姿、挺拔的精神氣度，屢受詩人青睞，故成為受

用的棟樑之材，本當之無愧。然而生命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能真正受重用的喬木卻寥寥無幾。故清代詠木詩藉由書寫喬木干霄之貌、出眾之質、凌雲之志，突顯不凡形神，卻又言其懷才不遇、不得重用而衝擊生命，詩人見之哀傷憤慨，也在詠木詩中彈奏出自身的不遇悲曲。

再者，詩人也藉喬木寫嚮往歸隱之心，詩人眼界中的喬木姿態恣肆昂揚、無損其真樸，心神嚮往之際，唯求與喬木相伴，歸隱之心鮮明。詩人藉之邁向自我嚮往的生命境地、成就更圓滿的人生。

3. 藉草木抒發社會國家的關懷

社會國家的發展關係著個人，身為其中的一份子皆當為國家為社會盡一份心力，尤其是以國家為己任的文人更當如此，因而清代詠草木詩也展現對社會國家的深切關懷。而最具特色的是詠草木詩中的詠菜詩，十五首詠菜詩中，首首皆以社會國家的關懷為主軸，無一例外。詩中藉由人民種菜的心聲，突顯專制體制下的人民生活困窘艱辛面貌，豪門的奢靡浪費與人民的生活形成極大的反差。更無奈的是，人民悉心種菜鋤菜，只求換來基本生活飽暖，然而連如此基本的生活水平都成為難以達成之事，無怪乎詩人嗟歎唏噓，為生民深感不平。尤其在貪官暴吏無道的蹂躪摧殘中，生民更是苦不堪言。另外，詠柏詩則是刻畫柏樹的形神後讚譽古今人物，並將古今人物忠君愛國的情操突顯出來，古今人物對於社會國家的關懷呈現，詩人愛國情操也可得見。

二、清代花木詩的內容深意

清代花木詩內容意涵深刻，展現的面向豐富而多樣，故以下茲分為遺民詩人的生命超脫、個人情志與人我之情的深切刻畫、直書物態及表達社會國家關懷與對自然表述等面向論述。

(一)、遺民詩人的生命超脫

花木詩的內容部分，表現最為突出的是遺民詩人的花木詩內容。明朝遺民詩人在花木詩中表達對國家的思念、書寫亡國易代之苦、守節表述不仕之心等。遺民忠於故國之心唯有同是遺民身分者能體會，其堅持民族氣節的氣度、鬱積的心靈吶喊，透過文字抒發出動人心弦的花木詩歌。遺民詩人崇高的精神境界，是牽繫於名利之人所無法想像理解的，卻也是詩人們用生命呼喊出來的悲歌。

然而在悲歌中仍無法排解情緒之際，親近自然成為遺忘家破國亡之苦的妙方，藉此抒壓外並可將生存的美好意義突顯出來，生命煥發著另一種光彩，詩中流動的是詩人不同層次的生命境界與智慧，故花木詩歌最具特點的，是清初遺民詩人藉花木景物陶冶性情之詩歌。這類遺民詩人在自我調整中在花木詩中收拾起

生命悲歌，化爲生命智慧投身自然。筆下已少見託物言志的花木詩歌，大多以花木詩歌寫自然物態或陶怡性情爲主，花木詩歌成爲心靈慰藉的重心之一，遺民詩人花木詩歌書寫自然花木、言自然生機等的內容在清代花木詩中可見。

(二)、個人情志與人我之情的深切刻畫

詠花木的內容中最多的爲個人情志的抒發與人我情感的流布部分。在個人情志的抒發部分，由於包羅的面向廣又貼近詩人生活，故詩人藉身旁俯拾即可得的花木書寫最爲便捷。因而花木詩內容中呈現了詩人自覺地追求的人生價值，詩人審視個人的品德操守後，進而履行個人節操的要求、體現自我的人格精神。也許成德的人生道路將面臨多磨難多挫折，卻能因而提升心靈涵養、提高生命層次，故詩人無論受到多大的逆境，總能堅持己身成德的標準。

再者，人生際遇總有起伏，遇不遇、得不得知因人而異，並非人力所能改變，因而生命中的慨歎不斷在腦海中盤桓。清代花木詩中書寫欣喜的知遇之情者少，大多哀感生命的不知遇，並將胸中的鬱積之情傾洩而出，詩中充滿詩人悲憤的心緒。另外，人們因諸多原因而飄泊，詩人胸中的痛苦，透過花木的凋零烘托出來。花木與人同在天地中飄零，促使詩人毫無保留的將飄泊無依的心意表達出來，詩歌則深具迷人魅力。又，古代士人常因官職的異動而四處遷徙，這與中國人安土重遷的性格格格不入。爲宦的生活飄泊不定，心緒上必然如波濤起伏，這種際遇爲古代士人所必須經歷並坦然面對的，詩人的花木詩歌中展現的便是此種飄泊不安的個人際遇表現。五者，「萬物靜觀皆自得」，詩人在花木中獲得不少人生哲理的體悟，生活中的處世智慧值得取法，自然界的生存、榮衰之理，點滴皆有可學習之處，只要用心體會自然界的一切，必能深有所得。六者，生命時間倏地化爲雲煙，詩人驚覺生命稍縱即逝，面對時光流轉的情感表述頗爲深刻，故述來特別能喚起人們的共鳴。

而描述人我情感的流布的花木詩，也因包含廣泛、深觸人心深處的悲喜，使詩人大量創作。花木詩中描摹的離別之情可見詩人的椎心之痛，花木詩歌奏出悽愴的離別心曲，眼中的花木竟也因之令人心碎。此種花木詩的創作表達人生的缺陷憾恨，道盡人生離別的心酸悲苦。而與離別相隨而生的是相思之情，花木詩銘刻了詩人的相思之情，詩人與牽繫之人也許相距甚遠，但卻因相思之情牽引，人我之間的情感愈發濃郁。三者，名利雖是人們所追求的，但畢竟是身外之物，安土重遷與落葉歸根是中國人人心所繫，故詩人於花木詩中寄託的是逃不離也躲不開的鄉土牽掛繫念，歸鄉遙遙無期是詩人心中萬般的遺憾。或許縈繞於心的思鄉之情潛藏心深處，然見花木之美時即觸動詩人思鄉之情，故詩歌中迸發的是積累而無法排解的思鄉之苦。四者，花木詩中描繪朋友的款款深情，其情感或淡雅有致，或濃烈動人，掩藏不住的是詩人心中洋溢的深切情誼。然而，人生知己難逢，能得一知己則人生無憾。但真正受遇知音非易事，人生路上唯能踽踽獨行，寂寞的身影令人感慨。五者，詩人對古今人物的精神讚賞嚮往不已，透過花木詩

讚譽古今人物，並以花木的形神刻畫人物氣度，其形貌則更加鮮明，詩人藉之書寫其不凡的道德生命、堅毅不屈的精神、遺愛世間的功績等，詩人精神趨歸由此呈現。

(三)、直書物態、表達社會國家關懷與對自然表述

清代直書物態的花木詩，將花木物態迷人逗趣之處烘托出來，呈現詩歌藝術魅力。詩人在描摹之時展露蓬勃的生機，加入動物與人的活動後，更添生動的韻味。花木詩中書寫花木風雅綽約的韻致、活躍靈動的形貌、昂然而立的姿態、衰落飄逝的身影，柔美、雅致、壯闊、剛健等畫面在詩歌的烘托下展現，詩人細視花木物態後書寫出其形貌，多樣化的呈現在花木詩中，各具風姿神采。

而士人對社會國家有深刻的使命感，故對家國之愛真摯地流露在花木詩歌中。清代花木詩中有君王表達心繫生民之心，君王見花木生長引發勤政任賢之思及愛民之心，也言心繫生民、明瞭人民疾苦之意。另外，花木詩中更透露出社會生民生活之苦，令人悲憫。尤其是官吏魚肉百姓時，人民頓失依靠而悲哀痛楚。生民只求生活無憂、衣食無虞的心願竟遙不可及，令人悲悽。社會國家是人民最終的依靠，求取社會國家的安定是忠君愛國士人兢兢業業欲達成的目標，然而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充斥，詩人無以為之，唯能在清代的花木詩歌中展現對社會國家深切的關切、哀憐百姓之苦的慈悲之心，詩中令人深深感受詩人對社會國家的摯愛與深情。

另外，自然無私地化育萬物令人感動，花木的無限生機令人欣喜。清代花木詩中言景物的變化令人心緒波動，但若明瞭此種變動只為生命循環的一個環節，則欣賞自然的心境將隨之轉化，所能獲得的物外之趣及心靈的成長將無限廣大，此亦為天地化育萬物、成就萬物之處。故自然蓬勃生命力令人歡愉；自然的凋零枯萎卻無須悲哀。而花木與人之間的契合交流也深刻地呈現於花木詩中，詩人和自然的關係微妙，花木依戀主人之情更是令人欣羨，詩人陶醉其中時即與自然合而為一。再者，俗世中的詩人有著千萬的牽絆，但當詩人面對自然時，怡情養性又可親可悅的花木，都能觸及詩人內心的思緒波動。清代花木詩將詩人生命脈動融入世界，將生命投影於花木詩中，化為詩歌的流洩出來，境界自是不同。

三、清代花木詩的藝術手法運用

清代花木詩運用諸多的藝術手法展現花木不凡風貌，如視覺嗅覺的深刻描摹、運用典故呈現詩人情懷、詠松柏詩中的「龍」意象呈現、意象組合手法呈現豐富意涵、花木詩審美創造的終極追求，茲一一論述。

1. 視覺嗅覺的深刻描摹

由於花木以柔美或壯盛之姿受人青睞，故清代花木詩大多描摹其視覺上迷人風姿或撼人雄姿後再行書寫詩人情志，或者以色彩之美捕捉花木特色，將花卉亮麗光鮮的色彩或草木濃翠的色彩呈現詩歌中，目眩神迷之際，花木之美已深印腦海中。即便是不熟稔花木形貌者，透過詩人視覺形貌或色彩的描摹，亦可想見其動人之姿。詩人描摹花木的視覺美時，已細膩地傳達出主體的情韻，也予人無盡詩意與聯想空間，更不斷地激發人們詩歌審美藝術、調動人們審美情感，詩歌的效果與所欲傳達的意涵更細膩、豐富、傳神。

另外，獨具香氣的植物非花卉莫屬，故詩人著重描繪花卉嗅覺的宜人之處，各種花卉大多擁有獨具的芳香，如梅花之淡香宜人；蘭之幽香可人；菊花之晚香動人；丁香疏香撩人，人們沉醉花香國度時彷彿置身仙境，它們獨特的香氣令人遐思，腦海中浮現的盡是詩人心中所思、所牽繫、所嚮往的境地，勾起美好的生命情境，陣陣妙香撲鼻時，心中俗慮驟逝、凡念頓消，遺世獨立之感往往伴隨而生，故此際身心深受花卉陶冶。因而書寫花木的視覺之美與花卉的嗅覺享受，為清代詩人描摹花木的藝術手法之一。

2. 運用典故呈現詩人情懷

用典清代花木詩中雖不算十分突出，卻常在詠花詩歌可見。清代十四首詠牡丹詩中有八首用典，佔一半以上的比例；四十八首的詠菊詩中有十一首詩用典，佔近四分之一的量，詩人引用的典故隨其欲呈現、強調或寄託的內涵有所差異，如二十二首詠海棠詩中有六首引用典故，其牽引出與歷史文化同具的賞花情懷。詠草木詩中的典故較詠花詩少，如二十五首詠樹詩中有四首用典，八十四首詠柳詩中方有四首詩用典。

然而無論是詠花詩抑或是詠草木詩，詩中典故的引用有類型化的趨向，如詠菊詩常引用陶淵明的典故寫菊花不凡的形神、不隨世浮沉的傲骨與節操，故詩中充滿濃厚的陶淵明生命氣息，詩人的心境與之相通，生命境界可見一斑。詠柳詩則以靈和殿典故，寫柳樹的風姿如張緒的不凡神采。諸多花木詩的典故引用，深刻地呈現詩人情懷與境界，故典故的引用成為清代詠草木詩藝術手法特色之二。

3. 詠松柏詩「龍」意象呈現

詩人凝神觀視眼前的花木景物，主觀的將自我的生命情趣地貫注到景物中，詩歌的意趣便流洩出來。而最是能描摹物象、傳達情志的便是中國古典詩歌意象，透過意象，創作者的心志與情思更鮮明呈現出來。

詠花木詩中有許多鮮明意象存在，如詠菊詩中具摧折意象的霜、詠桃花詩中兼具摧折意象及和煦意象的風，然而最具特色的是詠松詩與詠柏詩中的意象，兩種詩歌中皆以龍為詩歌重要意象。詠松詩有一半以上的詩歌，皆以龍為詩中意象。詠柏詩更為突出，二十一首詠柏詩中，唯四首未以龍為詩中意象，故詩歌中

的氣勢磅礴而懾人。驚心動魄的姿態，促使松柏之形神愈發雄偉超卓。以類型化的龍意象穿行於詩歌中，為清代花木詩中詠松柏詩的特色。

4. 意象組合手法呈現豐富意涵

詩歌中的意象傳達出詩人心中的訊息，並可發掘世界之美，單獨使用的意象獨立地呈現詩歌情趣，然意象群組合後的詩歌內容愈多元而豐富，交互的網絡下所激盪出的意象含量更深更廣。

不同方式的意象組合方式，涵容不同的詩歌意義。花木詩歌令人印象深刻的手法是疊加式意象，兩個以上的意象疊加，形成涵容原意象又形成嶄新的意象的複合式感受。在花木詩歌中使用疊加手法，易達到最大的效果。由於花木詩的花卉與草木本身即是一種意象，在詩題意象的印象中再疊加數種意象，呈現的意象容量大而意涵深刻，散發眩目而迷人的風采，尤其是詠花詩中常將美人意象與花卉疊加，花卉之美與美人迷人的容顏交相輝映，因而產生花美疊加上人美的新意象。而意象組合中的對比式組合，意象間彼此互為映襯，通過詩所構成截然相反的畫面相互組接，將意義、感情矛盾的意象對立地組合，醒人的新意象從而產生，清代花木詩在對比式組合意象中突顯詩人的旨趣，意象之間的引發深層意涵，情感張力十足，相得益彰的意象組合也使詩歌更形美化。並列式的意象組合中，意象之間既沒有時間的先後，也不存在空間上的遠近關係，聯繫並列意象的紐帶是詩人內在的情緒，詩中密集的意象把時空壓縮得異常緊密，傳達出詩人深切的情感。清代花木詩運用並列式的意象，清楚地將詩歌中的情感基調烘托出來，意象間彼此產生張力或彼此補充，構成詩歌的審美藝術，加深詩歌的深度，產生一種情感上的起伏跌宕效果，也予人無限的想像空間。遞進式組合中的意象貫穿了詩人的思緒，意象之間有種內在的邏輯關係，詩歌意象伴隨時間的推移、空間的變化、思維的流動而轉換，詩意隨之明晰。清代花木詩運用這種遞進組合豐富詩歌內涵，藝術地營造令人共鳴的詩歌意境，令人讚歎。輻輳式意象組合主要是將意象由外向內、大到小、遠到近地集中，將詩歌意涵聚焦在一個主導意象上，清代花木詩使用輻輳式組合意象，將主導意象貫穿於詩歌中，詩歌文字穿行之際不離主導意象，便充分表達詩歌主題，傳達出鮮明的詩歌意涵。在以上幾種意象的組合方式，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不只單一面向的呈現。為了強化詩的張力，詩人往往是將幾種組合方式同時運用，而其中一種組合方式起主導作用，當意象組合再產生有機結合時，詩歌涵容的情感與意涵將達到更大的效果。

而無論是何種組合方式，詩中表現出創作主體對於對詩歌情境的情感，藉此表現出作為主體而存在的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創作觀點，疊加式意象組合表現出詩人對世間的觀照與體察，也藉此交織出詩中豐富的意象。對比式的意象組合則激烈地將自我情感表現化為迥異的意象，詩人藉由對比的意象，將眼中世界的詭異衝突點迸裂出來。並列式的意象組合則緩緩流動出詩人在詩歌中的情意，平凡的文字卻深深表現詩人觸發的感受。遞進式組合意象則表現詩人情感的流動趨向，

詩人筆下意象遞進之際，詩人觀照的世界隨之鮮明。輻輳式組合手法的意象群間聯繫環環相扣，詩歌的主軸在詩人統一的思維與價值，貼切地表現詩人的中心思想，世界與詩人情感交織成的詩歌境地，達到藝術表現的美學效果。

5. 花木詩審美創造的終極追求

比興寄託的手法為清花木詩歌最常使用的手法，由於比興寄託的手法以比喻性、興發情志性的文字表現於詩歌中，並以意象達成其效果，可使人在比擬的情境中迅速理解詩人所言，或在詩人興發的情志中感同深受，詩人也藉此寄託深切的情志與思維，因此，比興寄託的手法相形重要。不直言情志趨向，反透過花木詩歌寄託令人玩味的詩人心志，更具吸引人的魅力。清花木詩歌即以比興寄託的方式，緩緩流出自我情志，面面俱到地託寓詩人的生命價值與氣度，無論是自我標格的表徵，或藉此感悟人心等，在在坦然地將詩人的生命傾置於詩歌中，情志趨向同於詩人者，則激盪出浩瀚的生命力，驚懾人心至深至廣。

而中國詩歌的美，往往就在情景交融、物我兩忘的天地中。詩歌中絕少只為寫景而寫景的作品，山水花木不只是共作描繪的對象，而是含有真趣的對象；山水花木不只是人物活動的舞臺背景，而是心神融合的對象。山水花木展露的質性，與作者是主客合一的，³故清代花木詩常賦予景物感情與生命，藉以表現詩人的情緒，詩歌中描寫的花木，無一不是詩人真情至意的表現。無論人的心境是喜是悲，款款深情蘊涵在花木詩歌中，所以詩人的詩歌創作多非單純的景語，而多有情志表現。

另外，歌詠花木不能只是描寫物象的逼真，否則無法體現物的精髓，因此清代花木詩則表現出花木形神兼備的特點，花木的形貌之美，加上神貌上不凡，達到花木詩傑出的審美效果，尤其是清人王夫之認為詠物詩「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土氣。征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⁴若無法傳達出物的精神氣韻者，則缺乏靈動之氣。清代花木詩成功地體現花木形神兼備之美，也予人豐富的詩歌審美享受。

四、清代花木詩的文化思想趨向

「由於有了人，自然界變成了文化。」⁵「以文教化」雖然是從傳統的教化意義強調文化的功能，但是身為創造文化的主角——詩人，創造出涵容於藝術之中的詩歌。清代詩人即創作蘊含文化意涵的花木詩，因為「每個人的生命與其所處環境的文化生命是相繫相通，而心靈在時代環境、民族文化的薰染下，更是與

³參見黃永武：《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局，1984年），頁200

⁴王夫之：《姜齋詩話》，見丁仲祐編訂：《清詩話》（臺北：西南書局，1979年），頁11

⁵泰納謝亞：《文化與宗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81

其文化心靈一同脈動，並把文化的精髓內容代代傳承下去。」⁶因而以文化的視野，挖掘花木詩中側重的道家、儒家、佛家文化傾向，既可明晰地掌握詩人的生命趨向，也可尋得清代文化脈動精髓。

(一)、道家文化思想的流顯

詩人在花木詩歌得到心靈的解放，並以更寬闊的視野面對人生，詩人在精神國度中充實、實現了自己，精神上獲得真正的自由，因此解脫的遺民詩人即使是身在異代，亦能優游自得，深掘生命的真義與自由。遺民詩人外，有清一代的詩人也以花木詩歌詠生命的精神自由，詩人表述生命中閒逸之情，心靈純淨與逍遙時散發的是恬靜愉悅之情，詩人閒逸之情在花木詩中流動，道家文化思想流顯其中。

歸隱之心則屬道家文化中的另一環，詩人嚮往歸隱之境，拋卻一般人汲汲營營的名利，超越榮華利祿的引誘，朝向更符合自我人生期許的方向邁進，生命中的淡泊使詩人心靈昇華，也促使詩人漸次地邁向歸隱之路。即使無法真正隱居，心靈早已超越身體上的桎梏，處處皆可歸隱。而道家所強調的「齊得喪」、「忘形」、「坐忘」、「忘言」等觀念皆深入詩人的思路中，在詩人與花木相對、以沉靜的心靈與之相呼應之時，不管詩人臻於道家所言的何種境地，已然得到道家境界的精髓。詩人以澄明的心靈深刻地體會人生，得到的是生命境界的提升。清代詩人闡述道家文化之時，肯定其對生命超脫的意義，並多以生命實踐道家文化，深切地得到心靈與生命的躍升。

(二)、儒家文化思想的深植

儒家文化深烙中國文人心中，即使時至清代，儒家文化的地位仍無法動搖且深植於士人心中，故清代花木詩中所牽引出的儒家文化思想數量也最龐大。詩人將儒家文化的情志思維，化為文字書寫於花木詩歌中，呈現出詩人高尚的道德情操，牟宗三先生也說：「中國文化中的終極關心問題，是如何成德，如何成就人的品格問題。……這個成德的依據，也就是中國文化的動源。」⁷也如蔡仁厚先生所指出的：「文化就像一株大樹，道德宗教是它的根和種子屬於先天的德性根源，民主與科學是它的枝幹，文學藝術是它的花葉果實。」⁸

詩歌藝術是中國文化的花葉果實，道德卻是它的根與種子，在清代詩人耕耘中，清代的花木詩歌流露出文化的德性根源，繼而發展成重視人格德性的發展、人倫情感的牽繫、社會國家的關注。清代花木詩因花木所具生命的堅毅貞潔等特

⁶洪櫻芬：〈文化意義及其反思〉，《鵝湖月刊》312期，2001年6月，頁43

⁷牟宗三：《中國文化的省察》（臺北：聯合報出版，1994年5月），頁104

⁸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3月），頁356

質吸引詩人目光，詩人藉由花木詩的描繪，屢屢要求自我生命道德達於成德君子的境地，道德人格追求成爲詩人的生命指標，詩人在道德追求之際生命價值受肯定，精神層次因而昇華。人倫情感的重視深深地牽引詩人心境，儒家重視人倫之情，認爲人倫爲人生要務，故在家庭中最重孝道、次則牽引出深刻相思離別情愁、鄉土的眷戀之情；在朋友間重深厚的友情，朋友間的情誼交流深切；在國家社會中則表現深切關愛國家社會之情，並視國家社會的興衰爲責無旁貸的任務，儒家文化深植詩人心中顯而易見。

(三)、佛家文化思想的浸潤

自然界的花木在詩人心緒鬱悶跌宕時，爲調劑身心的良方；心中平靜時則無掛礙，當然能邁向空靈清明的境界，啓發詩人的效力強勁而震撼。這是塵世中的人們心中最深的渴望，它撫慰了人們的靈魂，傳達出人生莊嚴肅穆的生命體驗。

清代花木詩深刻體現佛家文化思想的浸潤痕跡，詩中描繪詩人眼界中的花木自生自長，觀視之際漸漸了悟生命意義，心境隨之澄明。另外，詩人以不同俗世的角度與態度觀看世界時，點滴悟得佛家文化意涵，生命不再拘執堅持，也能瀟灑地擺脫人間束縛。臻於此境的詩人，是浸潤於佛家文化之人，佛家文化思想的浸潤之跡展現。而詩歌中常提及的「涅槃」、「煩惱」、「因緣」佛家常用語，呈現詩人行文時將佛家文化融入個人思路的痕跡，佛家文化思想的浸潤使得詩人生命有另一番的了悟的途徑與方式，面對生命的煩惱與困厄時能藉佛家文化思想的浸潤，跳脫生命的框限，不再作繭自縛，超脫後的生命便能瀟灑地遨遊天地，佛家文化對詩人的潤澤更顯其意義。

清代花木詩在文化的薰陶下，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儒家、道家、佛教傾向的文化意涵，就清代而言，儒家文化仍居於主軸地位，但儒家與道家的文化常居於互補的狀態，而佛教思想又是道家思想的延伸，文人在面對生活情境時雖常有所側重，卻皆深深體現出中國文化深刻意涵，深明中國文化者，皆爲其博大精深深深懾服，清代花木詩也綻放迷人風采。